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1

长篇小说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The
Complete
Works
of
Liang Bin

全集

梁斌

①

长篇小说

1914~1996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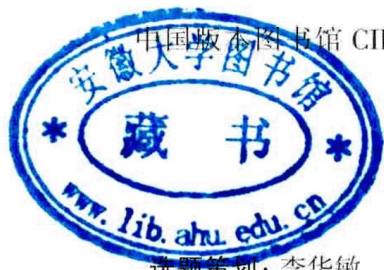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梁斌全集 / 梁斌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4.3
ISBN 978-7-5306-5862-8

I. ①梁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梁斌 (1914~1996)-
全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27800 号



选题策划: 李华敏 责任编辑: 高为 徐福伟 刘洁
美术编辑: 郭亚红 装帧设计: 世纪坐标
责任校对: 曾玺静 张亚丽 陈凯 魏红玲

出版人: 李华敏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2057 千字 插页: 42

印张: 107.75

版次: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880.00 元(全七册)



1960年摄于北京。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

1950年在襄樊与散幅英结为伉俪。

出版说明

1986年,本社曾出版发行《梁斌文集》,此书行之于世,迄今已历过二十八度春秋。其时,作家尚能健行朗笑,日日笔耕,文集所收作品,自难言全。

《梁斌全集》,力求全面反映作家一生文学创作成果,除全部保留文集原收《红旗谱》、《播火记》、《烽烟图》、《翻身记事》和《笔耕余录》之文,又增加事后所写《一个小说家的自述》和新发现当年见于报刊或散失于民间的若干作品。作家晚年耽于画作,写有不少题画诗,编辑时也收录卷中。文字增加当属不少。但有些作品,特别是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剧作,因年代久远,且经战乱,多有散失,几经寻觅,终于未得,只好缺文存目。这是一种憾事。

《梁斌全集》于编排体例上,较原文集亦有较大变化,全书共列八卷:第一卷为长篇小说;第二卷为中短篇小说;第三卷为散文;第四卷为诗歌;第五卷为戏剧;第六卷为文艺理论;第七卷为杂著;第八卷为回忆录。文章排列,大体分类编年,以便检索。

为了体现作者创作风格和保持作品原貌,在编辑时文字基本未按现行标准进行规范。

书后附张金池先生所著《梁斌著作年表》,以供研究者参考。

《梁斌全集》的编辑工作,承蒙梁斌研究会和海内专家鼎力相持,于旧作钩沉、文章梳理、编目酌定等方面给予很多帮助,在此,深表谢忱。

此书与读者见面之时,恰值梁斌先生百年诞辰,全社同仁,愿以此书的出版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表示敬意。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2014年2月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全集

梁斌

第 一 卷

长 篇 小 说

(一)

红 旗 谱

平地一声雷，震动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：“狠心的恶霸冯兰池，他要砸掉古钟了！”

那时小虎子才十几岁，听说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，从家里走出来。宅院后头，不远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，是千里堤。堤上有座河神庙，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。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，矗立在地上，有两人高。伸拳一敲，嗡嗡地响，伸直臂膀一撞，纹丝儿不动。

老人们传说：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。钟上铸了满下子细致的花纹：有狮子滚绣球，有二龙戏珠，有五凤朝阳，有捐钱人家的姓名、住址，还有一幅“大禹治水图”。村乡里人们，喜欢这座古钟，从大堤上走过，总爱站在钟前看看，伸手摸摸。年代久了，摸得多了，常摸的地方，锃明彻亮，如同一面铜镜，照得见人影。钟上映出朝晚的霞光，早晨的雾露，雨后的霓虹，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。不常摸的地方，如同上了一层绿色的釉子，黑油油的。

小虎子听得说，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，一片好奇心，走上千里堤，看了一会子古钟。伸出指头蘸上唾沫，描绘钟上的花纹。他自小为生活忙碌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，不知走过

多少趟,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。心里想:“怪不得,好大一座铜钟哩!也闹不清到底能卖多少钱,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?”

他看完了钟,一口气跑下大堤,走回家去。一进门,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。

父亲说:“土豪霸道们,欺侮了咱几辈子啦!你想,堤董他们当着,堤款被他们吞使了。不把堤防打好,决了口,发了大水,淹得人们缴不起田赋银子,他又要损坏这座古钟!”

另一个人,是父亲的朋友,老祥大伯的声音:“又有什么办法?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,要砸钟卖铜顶赋税。也好,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,这个年月,一拿起田赋百税,还不是庄户房子乱动?”

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暴躁,小虎子扒着窗格棂一望,父亲坐在炕沿上。撅起小胡髭,瞪着眼睛发脾气。听得老祥大伯说,猫着腰,虎虎势势跑前两步,手巴掌拍得呱呱地响,说:“我那大哥!我那大哥!这还不明白?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,是要砸钟灭口,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那四十八亩官地!”

老祥大伯打嘴上拿下旱烟袋,扬起下巴,眨巴着眼睛,想了老半天,豁的明白过来,愣了半天,才说:“可也就是!自从他当上堤董,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,北头栽上芦苇。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。看起来,他是存心不善……”说到这里,沉下头去,下巴挂在胸脯上,翻来覆去思索了老半天,猛抬起头来说:“可谁又管得了?”

父亲脸庞忽的望下一拉,说:“谁又管得了?我朱老巩就要管管!”

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,望天上一挥一扬说:“管什么?说说算了,打官司又打不过人家。冯兰池年轻轻就是有名的刀笔。咱

庄稼脑袋瓜子，能碰过人家？”

父亲气呼呼，血充红了眼睛，跺脚连声：“咱不跟他打官司，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！”

朱老巩，庄稼人出身，跳跽过拳脚，轰过脚车，扛了一辈子长工！这人正在壮年，个子不高，身子骨儿筋条，恼怒起来，喊声像打雷。听得冯兰池要砸钟灭口，霸占官产，牙齿打着嘚嘚，成日里喊出喊进：“和狗日的们干！和狗日的们干！”不知不觉，传出个口风：“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，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，出头拼命了！”

那天黄昏时候，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，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，心里想：“顶公款，就等于独吞，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！”看看日头红了，落在西山上，夜暗像一匹灰色的轻纱，从天上抛下来。他一个人，连饭也没吃，走到小严村，去找严老祥。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，看见朱老巩走进来，低头耷脑坐在台阶上。她说：“老巩！算了吧，忍了这个肚里疼吧！咱小人家小主，不是咱自个儿事情，管得那么宽了干吗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一听到这件事情，我心气就不舒。冯兰池，他眼里没人呀！”

老祥大娘说：“算了吧，兄弟！一辈子这么过来了，还能怎么样了人家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不，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就得跟他弄清楚！”说着话儿，看看天黑了，严老祥还不回来，他拿起脚走出来。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，他也没听见，一股劲儿走回锁井镇。

一进村，朱全富在街口上站着，看见朱老巩从黑影里走出来，往前走了两步把他拉住。拽到门楼底下，把门掩上，说：“大侄子！我有个话儿跟你说说。听呢，算着。不听，扔在脖子后头算

了。”

朱老巩说：“叔叔说的话，我能不听！”

朱全富摸下胡子说：“听说你要为河神庙上的铜钟，伸一下子大拇手指头，是真的？”

朱老巩点着下巴说：“唔！”

朱全富猫下腰，无声地合了一下掌，说：“天爷！你捅那个马蜂窝儿干吗？我知道你爹、你爷爷，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，躲还躲不及，能招事惹非？哪有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钻的？”

朱老巩说：“我知道他厉害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左不过是这么会子事了！”

朱全富摇摇头说：“别，别呀！好汉子不吃眼前亏，那么一来，你就交上歹运了！”

朱老巩和朱全富，在黑影里说了一会子话。朱老巩说：“要说别的，我听你。说这个，我主意已定！”

说着，他放下朱全富，走出大门。回了家，也没吃饭，坐在炕沿上呆了半天。等虎子和他姐姐吃完饭，睡了觉，他从门道口摘下把铡刀，在磨镰石上磨着。

夜里，小虎子睡着睡着，听得磨刀的声音。他睁开大眼睛，趴着炕沿一看，父亲眯缝起眼睛，在一盏小油灯底下，悄悄磨着那把铡刀，磨得刀锋雪亮。朱老巩看见虎子睁着大眼看他，鼓了鼓嘴唇，说：“唔！虎子！明儿早晨，你立在千里堤上看着。嗯！要是有人去砸钟，快来告诉我。嗯！”小虎子点着头听了父亲的话，眨巴眨巴眼睛，把脑袋缩进被窝里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早早起了炕，抱着肩胛足了足劲，走上千里堤。他学着大人，把手倒背在脊梁后头，在杨树底下走来走去，走了两趟又站住。

眼前这条河，是滹沱河。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，像一匹

烈性的马。它在峡谷里,要腾空飞蹿,到了平原上,就满地奔驰。夏秋季节,涌起吓人的浪头。到了冬天,在茸厚的积雪下,汨汨细流。

流着流着,由西往北,又由北往东,形成一带大河湾。老年间,在河湾上筑起一座堤,就是这千里堤。堤下的村庄,就是锁井镇。锁井镇以东,紧挨着小严村和大严村。锁井镇以西,是大刘庄和小刘庄。隔河对岸是李家屯。立在千里堤上一望,一片片树林,一簇簇村庄。

小虎子一个人在那里站着,听见林子北边芦苇索索地响,秋风起来了!

秋天过了,村庄里没有柴草,土地上没有谷捆。泛滥的河水,在原野上闪着光亮。西北风吹起,全家大小还没有遮冬的衣裳。他搂起双膝,坐在庙台上,想睡一刻。河风带着凉气吹过来,吹得大杨树上红了黄了的叶子,扑棱棱飘落下来。白色的芦花,随风飘上天空。

他看到堤坝上的枯草,在风前抖颤,身上更觉冷飕飕的起来。

正睡着,堤岸那头过来两个人,说着话儿走到跟前。他们把油锤和盛干粮的褡裢放在庙台上,每人抽起一袋烟,吧嗒着嘴唇围着铜钟转。小虎子一下从梦里跳起来,愣怔眼睛看了看,返身跑下堤,蹿起蹶子跑回家来,拍着窗格棧说:“爹!爹!砸钟的扛着榔头来了。”

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,听得说,用手指头试试锋刃,放在一边,皱起眉头想了想,拿脚走上长堤去。他猫下腰,直着眼睛,看着那两个人,压低嗓音问:“你们想干什么?”

铜匠是两个小墩子个儿,翘起下巴,看着朱老巩说:“砸钟!”

朱老巩问：“钟是你们的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了钱就是俺的。”

朱老巩往前走了一步，又问：“你钱花在谁手里？”

铜匠说：“花在冯堤董手里。”

朱老巩怒气冲冲，大声喊叫：“你钱花在冯堤董手里，去砸冯堤董。看谁敢动这座古钟！”登时红了脖子，气愤得鼓动着胸脯。

铜匠瞪了他两眼，不理他。两个人悄悄吃完干粮，脱下蓝布棉袄，提起油锤就要砸钟。朱老巩二话不说，叉开巴掌，劈脖子盖脸打过去，说：“去你娘的！”一巴掌把铜匠打了个大骨碌子，滚在地上。铜匠爬起来一看他这个架势，不敢跟他动手。转身跑下千里堤，去叫冯兰池。

当时，冯兰池才三十多岁，是锁井镇上村长，千里堤上堤董，是个长条个子，白净脸。这人自小儿是个吃饭黑心，放屁咬牙，拉屎攥拳头的家伙。他穿着蓝布长袍，青缎坎肩，正在大街上铺子门口站着，手里托着画眉笼子，画眉鸟在笼子里鸣啭。他正歪着头儿，眯缝着眼睛品鸟音。听说朱老巩阻拦卖钟，左手把衣襟一提，一阵风走上千里堤，打老远里就喊：“谁敢阻拦卖钟，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！”

朱老巩看见冯兰池骂骂咧咧走了来，把两条胳膊一绷，拍起胸膛说：“我朱老巩就敢！”

冯兰池把画眉笼子在柳树上一挂，气势汹汹，扭起脖根轴子问：“谁他娘裤裆破了，露出你来？”

朱老巩听冯兰池口出不逊，鼓了鼓鼻头，摇着两条臂膀赶上去，伸手抓住冯兰池的手腕子，说：“姓冯的，你把话口儿说慢点！”他瞪起眼睛，鼓起胸膛，气得呼呼的。

这是人命事，四十八村的人们听得说，朱老巩和冯兰池为这